

民国大师  
经典美文

文的模范』。

朱自清，新文学运动中优秀的散文家。他的散文，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旨趣，被称为『白话美文的模范』。

# 荷塘月色

朱自清精品集

朱自清——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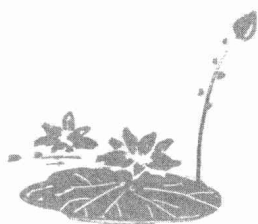
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# 荷塘月色

朱自清精品集

朱自清——著

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荷塘月色 : 朱自清精品集 / 朱自清著 . — 呼伦贝尔 :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, 2017.8

ISBN 978-7-5521-1345-7

I . ① 荷… II . ① 朱… III . ① 散文集 — 中国 — 现代 ② 杂文 — 作品集 — 中国 — 现代 ③ 短篇小说 — 小说集 — 中国 — 现代  
IV . ① I21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 2017 ) 第 233502 号

### 荷塘月色 : 朱自清精品集

朱自清 著

---

总 策 划 丁永才 崔付建

责任编辑 丁永才

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(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 4 付 3 号 )

印刷装订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8.5 字 数 189 千

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21-1345-7

定 价 36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## 朱自清简介

朱自清（1898~1948）原名自华，字佩弦，号秋实。原籍浙江绍兴，生于江苏东海，长大于江苏扬州，故称“我是扬州人”。他是我国现代著名诗人、散文作家。

朱自清幼年在私塾读书，深受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。1912年，进入高等小学，于1916年成功考入北京大学预科。1917年，升入本科哲学系。1919年底，开始发表诗歌，作为新文学运动初期的诗人之一，他以清新明快的诗作，在诗坛上显出了自己的特色。

1920年，他修完课程，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提前毕业。在北大期间，积极参加“五四”爱国运动，后来又参加北大学生为传播新思想而组织的平民教育讲演团。1925年，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，并开始从事文学研究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朱自清随清华大学南下长沙。1938年3月到

昆明，任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，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。

1945年抗战胜利后，朱自清先生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爱国民主运动，成为一位革命民主主义战士。1948年8月12日，朱自清因患严重的胃病不幸逝世，年仅50岁。

朱自清在“五四”运动后开始新诗创作而出名，发表过长诗《毁灭》和一些短诗。

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，朱自清致力于散文创作，成就卓著。他的散文，有写景文、旅行记、抒情文和杂文随笔诸类。先以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《荷塘月色》等写景美文，继以《背影》《儿女》《悼亡妇》等至情之作，树立了文质并茂、自然亲切的“谈话风”散文的一种典范，最后以谈言微中、理趣盎然的杂感文，实现了诗人、学者、斗士的统一。

朱自清创作的作品文笔清新，为我国现代散文增添了瑰丽的色彩，创造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散文体制和风格。

# 目 录

## —散文—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歌 声       | 002 |
| 匆 匆       | 004 |
|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| 006 |
| 旅行杂记      | 015 |
| 航船中的文明    | 024 |
| 背 影       | 027 |
| 说 梦       | 030 |
| 扬州的夏日     | 033 |
| 我是扬州人     | 037 |
| 阿 河       | 042 |
| 荷塘月色      | 051 |
| 一封信       | 054 |
| 儿 女       | 058 |
| 看 花       | 066 |

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|
| 给亡妇     | 071 |
| 你 我     | 076 |
| 冬 天     | 092 |
| 择偶记     | 095 |
| 清华的一日   | 098 |
| 南 京     | 101 |
| 潭柘寺 戒坛寺 | 107 |
| 威尼斯     | 112 |
| 罗 马     | 117 |
| 瑞 士     | 125 |
| 荷 兰     | 132 |
| 莱茵河     | 139 |
| 巴 黎     | 142 |
| 乞 丐     | 163 |
| 圣诞节     | 167 |
| 房东太太    | 171 |
| 温州的踪迹   | 177 |
| 白马湖     | 185 |
| 春       | 188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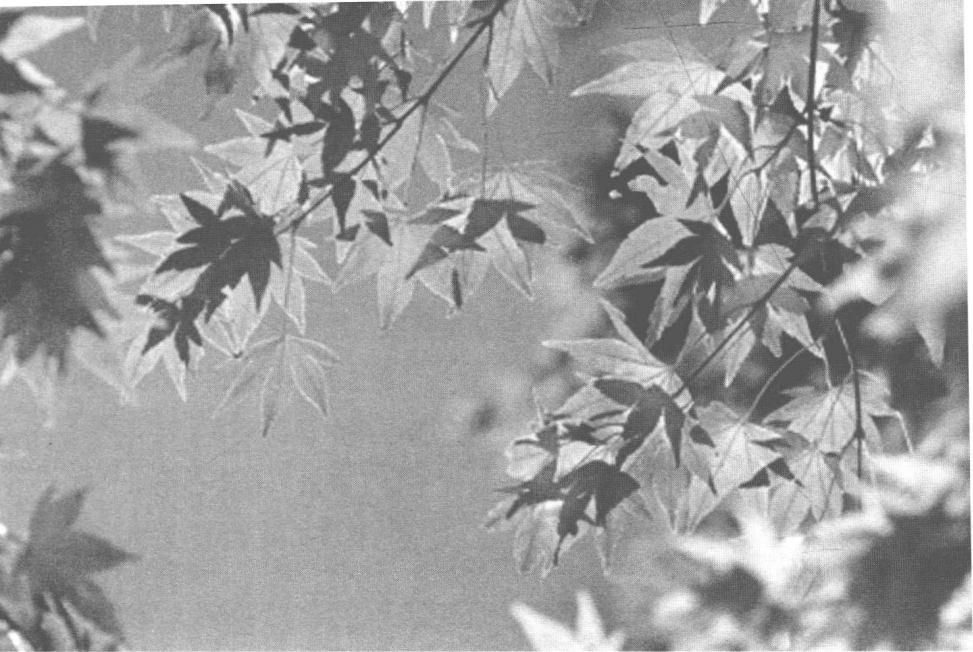
— 杂 文 —

|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|
| 正 义   | 192 |
| 说 话   | 196 |
| 论自己   | 199 |
| 论东西   | 203 |
| 论别人   | 207 |
| 论青年   | 211 |
| 论气节   | 215 |
| 论吃饭   | 221 |
| 论雅俗共赏 | 227 |
| 论百读不厌 | 234 |

— 小 说 —

|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|
| 别    | 242 |
| 笑的历史 | 250 |





散文



## 歌 声

昨晚中西音乐歌舞大会里“中西丝竹和唱”的三曲清歌，真令我神迷心醉了。

仿佛一个暮春的早晨，霏霏的毛雨默然洒在我脸上，引起润泽、轻松的感觉。新鲜的微风吹动我的衣袂，像爱人的鼻息吹着我的手一样。我立的一条白矾石的甬道上，经了那细雨，正如涂了一层薄薄的乳油；踏着只觉越发滑腻可爱了。

这是在花园里。群花都还做她们的清梦。那微雨偷偷洗去她们的尘垢，她们的甜软的光泽便自焕发了。在那被洗去的浮艳下，我看到她们在有日光时所深藏着的恬静的红，冷落的紫和苦笑的黑与绿。以前锦绣般在我眼前的，现在都带了黯淡的颜色。——是愁着芳春的销歇么？是感着芳春的困倦么？

大约也因那濛濛的雨，园里没了禾浓郁的香气。涓涓的东风只

吹来一缕缕饿了似的花香；夹带着些潮湿的草丛的气息和泥土的滋味。园外田亩和沼泽里，又时时送过些新插的秧，少壮的麦，和成荫的柳树的清新的蒸气。这些虽非甜美，却能强烈地刺激我的鼻观，使我有愉快的倦怠之感。

看啊，那都是歌中所有的：我用耳，也用眼、鼻、舌、身听着，也用心唱着。我终于被一种健康的麻痹袭取了，于是为歌所有。此后只由歌独自唱着，听着；世界上便只有歌声了。

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三日，上海。

（原刊1921年11月5日《时政新报·学灯副刊》）

## 匆 匆

燕子去了，有再来的时候；杨柳枯了，有再青的时候；桃花谢了，有再开的时候。但是，聪明的，你告诉我，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？——是有人偷了他们罢：那是谁？又藏在何处呢？是他们自己逃走了罢：现在又到了哪里呢？

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；但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。在默默里算着，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；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，没有声音，也没有影子。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。

去的尽管去了，来的尽管来着；去来的中间，又怎样地匆匆呢？早上我起来的时候，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。太阳他有脚啊，轻轻悄悄地挪移了；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。于是——洗手的时候，日子从水盆里过去；吃饭的时候，日子从饭碗里过去；默默

时，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。我觉察他去的匆匆了，伸出手遮挽时，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，天黑时，我躺在床上，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，从我脚边飞去了。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，这算又溜走了一日。我掩着面叹息。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。

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？只有徘徊罢了，只有匆匆罢了；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，除徘徊外，又剩些什么呢？过去的日子如轻烟，被微风吹散了，如薄雾，被初阳蒸融了；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？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？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地回去罢？但不能平的，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？

你聪明的，告诉我，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？

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八日。

（原刊1922年4月11日《时事新报·文学旬刊》第34期）

##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

一九二三年八月的一晚，我和平伯同游秦淮河；平伯是初泛，我是重来了。我们雇了一只“七板子”，在夕阳已去，皎月方来的时候，便下了船。于是桨声汨——汨，我们开始领略那晃荡着蔷薇色的历史的秦淮河的滋味了。

秦淮河里的船，比北京万佛园、颐和园的船好，比西湖的船好，比扬州瘦西湖的船也好。这几处的船不是觉着笨，就是觉着简陋、局促；都不能引起乘客们的情韵，如秦淮河的船一样。秦淮河的船约略可分为两种：一是大船；一是小船，就是所谓“七板子”。大船舱口阔大，可容二三十人。里面陈设着字画和光洁的红木家具，桌上一律嵌着冰凉的大理石面。窗格雕镂颇细，使人起柔腻之感。窗格里映着红色蓝色的玻璃；玻璃上有精致的花纹，也颇悦人目。“七板子”规模虽不及大船，但那淡蓝色的栏干，空敞的

舱，也足系人情思。而最出色处却在它的舱前。舱前是甲板上的一部，上面有弧形的顶，两边用疏疏的栏干支着。里面通常放着两张藤的躺椅。躺下，可以谈天，可以望远，可以顾盼两岸的河房。大船上也有这个，但在小船上更觉清隽罢了。舱前的顶下，一律悬着灯彩；灯的多少，明暗，彩苏的精粗、艳晦，是不一的，但好歹总还你一个灯彩。这灯彩实在是最能钩人的东西。夜幕垂垂地下来时，大小船上都点起灯火。从两重玻璃里映出那辐射着的黄黄的散光，反晕出一片朦胧的烟霭；透过这烟霭，在黯黯的水波里，又逗起缕缕的明漪。在这薄霭和微漪里，听着那悠然的间歇的桨声，谁能不被引入他的美梦去呢？只愁梦太多了，这些大小船儿如何载得起呀？我们这时模模糊糊地谈着明末的秦淮河的艳迹，如《桃花扇》及《板桥杂记》里所载的。我们真神往了。我们仿佛亲见那时华灯映水，画舫凌波的光景了。于是我们的船便成了历史的重载了。我们终于恍然秦淮河的船所以雅丽过于他处，而又有奇异的吸引力的，实在是许多历史的影像使然了。

秦淮河的水是碧阴阴的；看起来厚而不腻，或者是六朝金粉所凝么？我们初上船的时候，天色还未断黑，那漾漾的柔波是这样的恬静，委婉，使我们一面有水阔天空之想，一面又憧憬着纸醉金迷之境了。等到灯火明时，阴阴的变为沉沉了：黯淡的水光，像梦一般；那偶然闪烁着的光芒，就是梦的眼睛了。我们坐在舱前，因了那隆起的顶棚，仿佛总是昂着首向前走着似的；于是飘飘然如御风而行的我们，看着那些自在的湾泊着的船，船里走马灯般的人物，便像是下界一般，迢迢地远了，又像在雾里看花，尽朦朦胧胧的。这时我们已过了利涉桥，望见东关头了。沿路听见断续的歌声：有

从沿河的妓楼飘来的，有从河上船里度来的。我们明知那些歌声，只是些因袭的言词，从生涩的歌喉里机械地发出来的；但它们经了夏夜的微风的吹漾和水波的摇拂，袅娜着到我们耳边的时候，已经不单是她们的歌声，而混着微风和河水的密语了。于是我们不得不被牵惹着、震撼着，相与浮沉于这歌声里了。从东关头转湾，不久就到大中桥。大中桥共有三个桥拱，都很阔大，俨然是三座门儿；使我们觉得我们的船和船里的我们，在桥下过去时，真是太无颜色了。桥砖是深褐色，表明它的历史的长久；但都完好无缺，令人太息于古昔工程的坚美。桥上两旁都是木壁的房子，中间应该有街路？这些房子都破旧了，多年烟熏的迹，遮没了当年的美丽。我想像秦淮河的极盛时，在这样宏阔的桥上，特地盖了房子，必然是髹漆得富富丽丽的；晚间必然是灯火通明的。现在却只剩下一片黑沉沉！但是桥上造着房子，毕竟使我们多少可以想见往日的繁华；这也慰情聊胜无了。过了大中桥，便到了灯月交辉，笙歌彻夜的秦淮河；这才是秦淮河的真面目哩。

大中桥外，顿然空阔，和桥内两岸排着密密的人家的大异了。一眼望去，疏疏的林，淡淡的月，衬着蓝蔚的天，颇像荒江野渡光景；那边呢，郁丛丛的，阴森森的，又似乎藏着无边的黑暗：令人几乎不信那是繁华的秦淮河了。但是河中眩晕着的灯光，纵横着的画舫，悠扬着的笛韵，夹着那吱吱的胡琴声，终于使我们认识绿如茵陈酒的秦淮水了。此地天裸露着的多些，故觉夜来的独迟些；从清清的水影里，我们感到的只是薄薄的夜——这正是秦淮河的夜。大中桥外，本来还有一座复成桥，是船夫口中的我们的游踪尽处，或也是秦淮河繁华的尽处了。我的脚曾踏过复成桥的脊，在十三四



岁的时候。但是两次游秦淮河，却都不曾见着复成桥的面；明知总在前途的，却常觉得有些虚无缥缈似的。我想，不见倒也好。这时正是盛夏。我们下船后，借着新生的晚凉和河上的微风，暑气已渐渐销散；到了此地，豁然开朗，身子顿然轻了——习习的清风荏苒在面上、手上、衣上，这便又感到了一缕新凉了。南京的日光，大概没有杭州猛烈；西湖的夏夜老是热蓬蓬的，水像沸着一般，秦淮河的水却尽是这样冷冷地绿着。任你人影的憧憧，歌声的扰扰，总像隔着一层薄薄的绿纱面幕似的；它尽是这样静静地、冷冷地绿着。我们出了大中桥，走不上半里路，船夫便将船划到一旁，停了桨由它宕着。他以为那里正是繁华的极点，再过去就是荒凉了；所以让我们多多赏鉴一会儿。他自己却静静地蹲着。他是看惯这光景的了，大约只是一个无可无不可。这无可无不可，无论是升的沉的，总之，都比我们高了。

那时河里闹热极了；船大半泊着，小半在水上穿梭似的来往。停泊着的都在近市的那一边，我们的船自然也夹在其中。因为这边略略地挤，便觉得那边十分地疏了。在每一只船从那边过去时，我们能画出它的轻轻的影和曲曲的波，在我们的心上；这显着是空，且显着是静了。那时处处都是歌声和凄厉的胡琴声，圆润的喉咙，确乎是很少的。但那生涩的，尖脆的调子能使人有少年的，粗率不拘的感觉，也正可快我们的意。况且多少隔开些儿听着，因为想像与渴慕的做美，总觉更有滋味；而竞发的喧嚣、抑扬的不齐、远近的杂沓和乐器的嘈嘈切切，合成另一意味的谐音，也使我们无所适从，如随着大风而走。这实在因为我们的心的枯涩久了，变为脆弱；故偶然润泽一下，便疯狂似的不能自主了。但秦淮河确也